年驪月月繫日

前述秦始皇兵馬俑大展（五月十二日最後在第四地靜岡市展覽期滿，計共八個月零十二天，於今日圓滿閉幕，特在此向所有中日工作人員致文化的敬意），并轉譯西島教授之秦始皇帝大事年表，因而重溫史記始皇本紀與呂不韋傳，於司馬氏之詳繫年月日之干支甲子，不勝欽仰。史記始作於漢武帝元封三年（元前一〇八），成書於武帝太始四年（元前九三），上距秦亡整一百年，即吾人今日回看光緒十年時事也，距離甚近。而今談民廿六至廿七年抗戰開始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半年校史，上距才四十七年耳，何其亂也！

非真不語

陸天台

然此「北大校史」成於今之北京之「北大人」，而臨大校友健者猶多，其必多於台港必矣，於時間繫年月日便不得不「大約」，多關闕疑，慎言其餘，余之小記，或蒙見諒耶？

「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於民廿六年（一九三七）八月間，在南京成立，即廬山談話會諸書過三校要人下山，因於南京中央大飯店，北望煙塵時。或即附近不遠之上海「八一三」日本侵略戰發動之前夕乎？籌委會成立後即派專人往長沙進行工作；九月十三日籌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廿八日，開始啓用政府所頒「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印）。十月十八日學生報到；十一月一日長沙臨大正式上課。

向英國某議員挑戰

英外相賀維在港發表聲明，提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設立的必要性，行政、立法局議員們，再不叫嚷「反對」了，而且由鍾士元帶頭，說是「好消息」。

當然，「好消息」三個字，包括整個賀維外相的聲明。但是，何嘗不包括他們幾天前仍全力反對設立的這個小組勢必設立的消息呢！

照理，「掘尾龍」們再沒有什麼可說了。還有些英國人，也叫裏「協議長必通過」，其意是，協議即國會議員的使草簽，過不了英國國會這一關，人。

海角曉吹 茗翁

茗翁就同叫嚷者，包括身為英國議員打賭，看誰有胆放馬過來。有胆就通知晶報醒目版老編，由他向我轉達「挑戰書」。

我在幾個月前已預料（列出的理由），中英兩國代表談判所達成的協議，英國國會必然通過。現在重申這個「預料」。那個說通不過的英國議員，就來握手打賭吧！

茗翁聽說，這個議員在英國議會是無力的，關於「跛手太監」一類。再加幾個「同道」，也只是螳臂當車而已。形勢迫使英國國會非通過不可！

客窗隨筆

歡喜

許鞍華與她的文藝片

許多擁戴許鞍華者，都關心她執導的「傾城之戀」這電影。那夜我看過其片後，祇為她對一個普通故事加工了。我在四十年代即知這故事，是看了張愛玲的原著小說，故事很單薄，却具眞實性。上海曾把它搬上舞台，在新光戲院上演，我的女朋友當知她演其中某角的B，以為屈辱，通知不幹。戰爭造成了小說中柳君與白小姐的結合。小說並未寫到戰爭結束後，屈時柳君可能又去玩女人；甚至可能在結合後的短時期即然，那正是張愛玲以頭號「和平女文人」出現于敵偽在上海粉刷太平的年頭。我對這故事也不欣賞，祇為許鞍華在今日華人導演中最有才華又有新知識的，所以要去看，亦為她對「投奔怒海」一片中的成就，她把這樣簡單的故事拍成一部文藝片，可見其功力。

張愛玲對淺水灣酒店有特殊的感情。三十四年前我亦常往，銀幕上所搭的淺水灣酒店逼眞，令人懷舊，所以我還喜歡這個戲，看電影時忘記了張愛玲，對她的作品，我更重其散文。上星期日我赴喜宴，席上有作「傾城之戀」慈善公映的來賓者，那對夫婦都不喜歡這故事，我道：「故事很單薄，這樣的東西若由別的導演來執導，不敢想像，同此盡得是許鞍華的成功。」可是，我也深信此片不受佔香港電影觀衆中大部份的青年歡喜，許鞍華要「收」一千萬，當難辦到，但願我估計錯了。

電視台

現在許多人已經開始關懷，澳門電視正式播映後，對香港的這個電視市場影响性將會有多大。

我個人的看法是，最先決條件，還是技術的問題。假如播映畫面，有如香港的電視台，一般清晰的話，那麼感觀的性之大，可以說是應該預為之急的。

不過我就是有點懷疑，從澳門境內那種較低地帶播出的電視訊號，能否清楚地傳送到香港這方面來。

香港山多（雖然眞正高的山却沒有），甚至由香港境內發出的訊號，如果轉播發射站放得不好，普通家庭的收視水準，依然並不很符理想。

所以訊號由澳門傳播過來，所遇到的技術問題，自然是更多了。

香港的電視傳播例則，其實是有諸多限制的，我們習慣了接收這種制度下的規限，可能不覺得怎樣。

但一旦與沒什麼規限的節目作一比較，就會覺得不同。」

而將來香港電視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當中，這一個可能是相當大的。

不過澳門的電視台經營方針，是否會依着這一條路綫走，目前就說，似乎是仍然早了一些呢。

電視節目是可能有很多種形式的，知已知彼的人會很佔優勢。現在的澳門台，就佔有這方面的優勢，所以技術問題如能克服，那可不是玩的。

醒目詞詩

生查子 無題

雖名為議員，個個都欽定。
手裡有何權？立法和行政。
欲使衆心離，好似亂其性。
若再議當權，此地難安定。

港九物語

學自習學

勝叔兩代人都是「打皇家工」的，勝叔已退休了，每朝早都和一羣老朋友在半山區三馬路晨運，他的兒子現在仍做公務員。這朝早，勝叔特別輕鬆，他道：「北京保証香港公務員待遇不變，我們的長俸，九七後可照支啦！」陳老板向他取笑道：「看你這麼壯健，十二年後一定可以照支長俸的，鄧小平今年八十歲，也希望可活到九七哩！」我亞八插口對勝叔道：「令郎的待遇獲得北京保証，也可以放心啦！」勝叔滿意地點頭。陳老板則道：「將來香港公務員問題，應由將來的港人政府處理，現在港人什麼事也要北京保証，不是自動要奉北京做太上皇嗎？」是的，北京早已表示，將來香港的內政，由港人政府處理，中央不加干預的了，可是港人尚未習慣自主，英國人要撤出香港，港人便好像不見了媽媽似的，似非另找個褓姆不可。但當北京要幫港人，把的時候，又會有人呱呱叫，指北京插手香港內政啦！身為香港人，的確要在許多方面學習自立，不要給人有無知、幼稚又刁蠻的感覺。

病因不同，治法各異

話說那位S女士，因柔肝和胃法治本；潤腸利尿法治標，其處方如下：生牡蠣四錢，生白芍三錢，炙延胡錢半，生地三錢，生龍齒三錢，桑寄生四錢，拌磁殊丸六錢（包煎），眞珠母八錢，生鼈甲四錢，鹽水炒川黃連六分，川楝子錢半，宣木瓜錢半，淡竹茹三錢。先用鮮茅根、鐵桑枝各一兩，燈心五分煎湯代水煎藥。

按，上方之桑寄丸，係用桑葉、火麻仁或黑芝麻製成丸劑，磁殊丸、神麯等合成丸。S女士服藥後，作寒厥的症狀已止，但覺眩暈，手脚已漸暖，但仍有虛汗，口苦、小便短而黃，脉弦而數，舌右黃薄等症狀。嚴大夫診視後，以毀高熱而致狂性大發，經嚴繼春大夫給藥兩帖服藥後，狂性已大減，但又出現全身凍，頭暈眼花，心慌失失等症。嚴大夫改用下方：生牡蠣四錢，生龍齒三錢，桑寄生四錢，拌磁殊丸六錢（包煎），眞珠母八錢，生鼈甲四錢，鹽水炒川黃連六分，川楝子錢半，竹茹三錢。另先用漂淡之海蜇四兩，湯代水煲藥。

S女士依上方連吃三劑，大小便通暢，各種病症漸次消失。嚴大夫又用：石斛、浮小麥、蓮藕肉、紅棗這幾味，嚕煲水代茶飲。這樣調養十多天後，S女士才完全康復。

此症治療過程，較為複雜，此較何書田單用兩味藥治愈徐某高熱發狂症，繁複很多，因病因不同，體質亦不同，而治法各別，錄此以備好研究醫藥的讀者參看耳。

帶頭羊

閃話 ·蘿華·

據說羊羣中，有一隻羊是帶頭羊，只要這隻羊跑到那裡，其他的羊便跟着牠到那裡，因此牧羊人，只要指引控制這些帶頭羊，便可以達到管理的目的。

帶頭羊既是羊羣首領，那麼這隻帶頭的有意或無意的跌落深山狹谷，是否其他的都跟着跳下去呢？年青時代，學校例有軍訓課，教官常常向我們講述軍人應以服從為本職，並說做軍人的，領導的號令要敏格執行，比如說整隊軍隊行進中，前面是汪洋大海，只要你尚未接到指揮轉向，明知前進會溺死，你亦得執行，叫做服從和軍令如山云。

軍國主義、獨裁主義，自然要灌輸人們絕對服從的觀點，上級無論是打瞌睡還是昏瞶的錯誤未及時下令轉移，死亦得執行，在這節骨眼上服從固然重要，但理智地權衡是否盲從的跟隨，是否有價值亦很重要，却常常表忠要以他為首，還要牢不可破，早就成為笑柄，老人哥身體違和不想體育，馬仔亦同樣違和，這種綿羊般看人眼色做人，有朝一日帶頭的去跳海，未知他們眞的跟着下去否？

不應分彼此

日前看到一份宗教報紙，第一版上面有一個五大教發出的聯合聲明；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回教，他們共同呼籲世界和平。我覺得這是一次破荒之舉，自然感到十分驚奇。

問一位在宗教界機構做事的女友，香港的各宗教團體是否有團結及互相交通的可能？

她笑說：表面上是可以的。坐下來，吃一頓午餐，表示和氣一團，散會後就不思量了。

我問：對於宗教，我始終懷有好奇心。小時候家裡人信佛教，父母却把我送去基督教辦的小學唸書，中學時還轉學到天主教會辦的女校，從小就與聖經、詩歌為伍，喜歡過聖誕節，喜歡出聖相（排成隊伍遊街去天主堂）；而這一切都為了玩，至今一切盡皆忘記，只會背誦幾首聖詩歌和半首聖母經。

小時候，我也喜歡隨祖母去廟裡參神。我弟弟自幼體弱，老人家還把他一契」了，給關帝爺爺，可是他讀書呢，照舊唸天主教會辦的男校，上課唸聖經，課餘去天主堂。

宗教於我們，早在腦海中大聯合了。我相信一切教義都勸人學好，不作邪惡事，本來就不該分彼此的。

紫水晶 謝雨凝

話說

試斷看聞

刺殺風

儘管安全措施嚴密萬分，槍手要行刺一個政要的話，成功的機會是百分之五十。這是指槍手匿伏一隅，對目標施以狙擊而言。槍手若拚將一死，在人叢中突然揀出來開槍，他成功的機會該是百分之八十。南韓那個鞠線佬，他如以眞槍射擊教宗，教宗說不定難逃大限了。

列根於短距離亦會遭槍擊，送院急救。事後有人傳說，列根送院後不治，現在這個列根其實是列根的複製人，所以畧比他本人年輕。這傳說也許是什麼人開的玩笑，害得白宮除了鄭重否認外，情報機關還出動全力調查謠言的來源。

做大粒佬有權有勢，不在話下，然對權勢二字是否感興趣，則因人而異。政治佬認為政治玩得過，逢人眼色做人，在不利的情況下，寧做老百姓是有理由的。

今天世界上風氣太重，處處叱咤風雲，連做高官也提心吊胆，西方國家派駐中東的大使特使，據說都要不惜以生命為賭注。有人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做了國家元首又點？處處樹敵，殺手不僅來自國外，還來自國內的政敵，甚至是身邊最親密的戰友，世紀末還要防範所謂的神經佬為，做國家元首分分鐘有命，咪搞我了。世間上，幸而安份守己的人多，要不，誰當九七年後的首任督爺，打崩頭都似。也幸而政治這一行永遠不會淘汰，要不，連淘汰都要而異。政治佬認為政治玩得過，逢人眼色做人，在不利的情況下，寧做老百姓是有理由的。

醒目

希望這次不會使我失望

？奇怪！怎麼信封上，是我自己寫的筆跡。是誰，模倣我的筆跡，這麼像？想了一會兒，才去撕信封。一撕，就起起來了，這是自己寫的回郵信封。裡面是好幾張音樂會的入場券，郵購訂票，盼了好幾天了。現在好了，有了票在手中，一定可以聽得成了。

六月十三日開始，每晚八時正，在大會堂的音樂廳，這個荷蘭阿姆斯特丹管弦樂團，到香港來演奏的是貝多芬全套交响曲和鋼琴協奏曲。全是貝多芬。

當時我就心想，不是猛龍不過江，如果不是對貝多芬下過苦功，有了極其深刻的感情。三十四年前我亦常往，銀幕上所搭的淺水灣酒店逼眞，令人懷舊，所以我還喜歡這個戲，看電影時忘記了張愛玲，對她的作品，我更重其散文。上星期日我赴喜宴，席上有作「傾城之戀」慈善公映的來賓者，那對夫婦都不喜歡這故事，我道：「故事很單薄，這樣的東西若由別的導演來執導，不敢想像，同此盡得是許鞍華的成功。」可是，我也深信此片不受佔香港電影觀衆中大部份的青年歡喜，許鞍華要「收」一千萬，當難辦到，但願我估計錯了。

人常亦師老

出於好奇，問在上課的時候，如果「三字經」衝口而出這怎麼辦？這位老師却說：「你同我定，車有掣，說話也是有掣的，關了掣，便沒有問題了。」細心想來，老師其實也是人，決不能把他們全部列作聖人。他們同樣要吃飯穿衣，並不是做了老師便要遵守十誡百誡，只要在學生面前是個模範就差不多了。

快樂生辰與迷信

有些人事事迷信，逢「空」要化「吉」，讀書要讀「贏」，把「通書」改稱「通勝」，把「猪舌」稱「猪脷」，每晚八時正，一定可以聽得成了。

天窗 如程

何謂對人死如燈滅，甘之如飴？則從「快樂生辰」的儀式中可以見之。

不知何故，人們對許多事物都講求且新月異，獨是對那種西方色彩的「快樂生辰」却如醉如痴，數十年如一日。在這種儀式的「快樂生辰」儀式上，「例牌」是吹蠟燭，「例牌」是吹蠟燭，「例牌」是吹蠟燭